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鸿夫 译

驴皮记

LEVIP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鸿夫○译

驴皮记

LVPIJ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驴皮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鸿夫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391—8

I. ①驴… II. ①巴…②鸿…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886 号

驴皮记

著 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 H.)

译 者 鸿 夫

责任编辑 刘 彤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91—8

定 价 25.80 元

导 读

巴尔扎克，原名奥诺雷·德（1799～185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在图尔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开始学习法律，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曾与他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也曾弃文从商，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些阅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在182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从此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他为了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18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举世无双的文学艺术大厦——《人间喜剧》。结果却因劳累过度，50岁时就与世长辞了。

《人间喜剧》是由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巴尔扎克原计划写144部，因早逝而未能如愿。《驴皮记》是关于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发表于1830年，这时，巴尔扎克已经在小顶楼上写作了十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十年过的是“笔和墨水的苦工囚犯”的生活，在这一阶段，他的负债高达十万法郎。他为了让自己能成为文学上的拿破仑而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平时只靠咖啡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作者早逝的一个原因。

巴尔扎克不幸的生活经历，使他深刻地体验到了金钱的威力以及贫穷的痛苦，知道一个人如果疯狂地追求金钱，人世间将会很少有力量能够阻止他。巴尔扎克首先想到的力量，是良心的谴责和特殊的疾病。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认为，如果人世间真有一张驴皮，使你的一切愿望都能实现，同时随着愿望的实现，驴皮将会缩小，你的生命也会缩短，试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张驴皮？世上的大多数人，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还不是将名誉、地位、家庭、祖国，甚至自己的生命，全都置之不理，而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这张驴皮来说，只要你有欲望，不管善恶，你的愿望实现后，驴皮马上就会缩小，你的寿命也会随之减少。你整天都要满怀恐惧地看着那张驴皮，看着它不停地缩小，让你有福不能享，等着自己末日的来临！鉴于此，巴尔扎



克便向恶人发出诅咒：谁接受了驴皮，必将给自己充当行刑的刽子手！这就是《驴皮记》的呼喊。

正如《驴皮记》里的拉法埃尔，得到六百万法郎遗产后，泰伊番说道：“拉法埃尔先生已成为六百万法郎的富翁，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是国王，可以像所有的富翁那样为所欲为。对他来说，从今以后，所谓‘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记载在大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不会服从法律，法律倒要服从他。没有为百万富翁而设的断头台，也没有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

拉法埃尔是一个年轻的、英俊的、富有魅力的男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巨额遗产，成为巴黎最显赫的富翁之一。他拥有六百万法郎，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他住在巴黎最豪华的住宅里，周围环绕着名流和权贵。他过着一种奢侈而放纵的生活，追求享乐和权力。他看不起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穷人的枷锁。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法律和自由。他决定要挑战法律，要成为自己的国王。他计划要建造一座新的断头台，专门为富翁们服务。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平等。他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有人称赞他是时代的先锋，有人则谴责他是社会的败类。他的故事在巴黎传为佳话，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的命运也充满了戏剧性，最终他是否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部 神 符

在 1829 年十月下旬，一个年轻人走进了皇宫市场，那里的赌房已经依照法律规定全都开放了，法律保护这种嗜好，因为它能够很自然地从这里抽税。他没有考虑太多，就走上了通往三十六号赌房的楼梯。

“先生，请你把帽子给我吧？”一个很小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这声音中带着怒气。栏杆后面的阴影中蹲着一个小老头，他忽然站了起来，可以看到他的脸就像一幅刻意设计的雕像。走进一间赌房，法律首先会剥夺你的帽子。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意思，不是一种神圣的提示吗？或者是以某种方式和你签约，那不暗示着一种险恶的契约吗？难道不是逼你对那些将要赢走你的钱的人表示尊敬吗？如果你恰巧将帽商的名字或者是你自己的名字，写到了衬布里，藏在社会角落里的那些侦探，难道不会去打探它们吗？或者，会测量你的头骨，难道这不是为了得到和赌徒们大脑容量有关的数据吗？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完全保持沉默。但是，一定要相信这，哪怕你向赌桌迈进了一步，这时，你的帽子就不再是你的，你也不再是你。赌博占据了 you，占据了你的财富、你的帽子、你的手杖和你的大衣。

你出来的时候，赌神会用行动来残酷地挖苦你，他向你表明：他在把一切还给你的时候，还给你留下了一点东西。如果还给你的是一顶新帽子，你就应该知道，作为一个赌徒，应该配一套专用服装。

就在这个年轻人拿着一个标牌换回他的帽子时，他显得很吃惊，幸运的是，他的帽子边上有一点磨损，这足以表明他的思想还没有被玷污。那个小老头——他年轻时过着赌徒那种刺激的生活——向他抛来呆滞的、漠不关心的目光，一位哲学家可以在那里看到躺在医院里的痛苦、完全破产者的流浪生活、对无数自杀者的审讯、一辈子的奴役和加扎科的放逐。

小老头那苍白的长脸就是憔悴的化身，生活中的激情全都简化到最简单的形式。已往的痛苦在他的皱纹里留下了痕迹。他全靠着达赛熬制的骨胶汤

来维持生活了，日复一日，他那可怜的收入都输光了。就像是某些老马，根本不在意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现在，没有一样东西能打动他。那些破产的赌徒们，在走出来的时候，都带着沉闷的叹息、无声的诅咒、麻木的表情，但他却很冷静。他是赌神精神的具体化。如果那个年轻人注意过这张可怜的脸，他可能会说：“他的心里只有一副扑克。”

年轻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用血和肉表现出来的警告，不用怀疑，是上帝把他放在那里的，上帝在每一个丑恶地方的入口处都标上让人厌恶的标记。他大胆地走进了那个大房间，那里有金币的响声，对有贪欲的人，这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很可能是相信了卢梭说的那句最有意义的话，他来到了那个地方，我认为，这个忧郁的思想可以这样表达：“对，我能理解，当一个人看到他和死亡之间只有一块银币时，他可以选择赌博。”

夜晚，每一间大赌房都有一种幻想，这幻想就和一场喜欢流血的戏剧一样庸俗，一样有作用。房间里站满了赌徒和看客，为了寻求刺激，穷困的老头也到了那里，看样子，他很激动，以饮酒开始狂欢，但不久就跳进塞纳河里死了。在那儿，像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演员们太多了，让你不可能看清那些赌徒的面孔。晚上，那里举行了一场真正的大合唱，所有人都参加了。那时，乐队的各种乐器都奏响了。你还可以看到许多有身份的人到这里花钱寻乐，他们在这儿花钱，就像花钱去看戏、去吃饭，或者去某个顶楼购买三个月廉价而又令人痛苦的悔恨一样。

你明白，一个灵魂在不耐烦地等着一家赌房开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和愤怒吗？白天的赌徒和夜晚的赌徒之间的差别，就像粗心的丈夫和在爱人窗下徘徊的情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只有早上才有真正躁动的激情和极端可怕的渴望。那时，你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赌徒，他没有吃饭、没有休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真正的生活，在自己手法的折磨之下，他是那样地懊恼，他怀着能扔出一对三四十点的希望，并为此饱受痛苦。在应该诅咒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双双眼睛，这眼睛平静得让你感到恐惧，那些迷人的面孔，那些目光，好像拥有足够的能量，能将那张纸牌翻过来，并把它们吃掉。在一间赌房里，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开门的那一刻。如果说西班牙有斗牛士，罗马过去也有角斗士，巴黎也可以为它的王宫市场而感到自豪，那里一直不停的轮盘赌，能够带给人们血流成河的感觉，人们在看着它时能够得到乐趣，但却没有把双脚滑到里面的危险。

悄悄地偷窥一眼这个竞技场吧。它看上去是多么简陋啊！一人高的墙纸

上沾满了油污，但没有任何能让人们的思想变清楚的东西。在它上面，也找不到一根利于自杀的钉子。地板很破，也很脏，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就放在房间的正中央，桌布因为金币的摩擦，布边已经卷起来了。但是，放在它周围的那些垫着草垫的椅子却表明，到这里寻求财富的那些人，对这里的设备并不关心，但他们可能在这里失去了往日生活中的财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的思想对自身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就能看到这种矛盾。

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会让他的情人穿着丝绸和柔软的东方织品，但他却和她睡在很硬的床上。野心的梦想家期望自己处在权力的最高阶层。可是，他却被迫陷入了奴隶般的境地。那些商人们住在潮湿的、对健康不利的商店里，不声不响地做着小本生意，同时又过早地为他的儿子，即他的继承人建起了大厦，最后他兄弟却依照法律程序，将他驱逐出去。总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赌房里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快乐？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人类一直都喜欢与自己作斗争，他自己现在的痛苦对他的希望撒谎；然而，他用那并不属于自己的未来，来弥补现在的苦难；他所有的行为都印上了互相矛盾和天生软弱的痕迹。在这里，除了不幸，就没有比这更完整的了。

这个年轻人走进来的时候，房间里面已经有好几个赌客了。三个秃头的老年人，懒散地坐在绿色的桌子旁。他们像石膏一样的脸，和外交官的脸一样毫无表情，这暗示着他们的灵魂已经麻木不仁，他们的心已经有好久没有激动了，哪怕将他自己女人的嫁妆当作赌注，也不会激动。一个意大利小伙子，橄榄色面孔，长着深色的头发，他坐在桌子一头，把胳膊支在桌子上，看上去像是在听运气的预言，一个赌徒在说“是”或者“不是”。在那张南方人的面孔上，闪耀着激情和黄金。

那里有七八个旁观者站成了一排，等待着由各种机会组成的戏剧，演员们的脸色，硬币的流转，还有主持人手中的耙子，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个静止的人群，静静地看着刽子手在沙滩广场上行刑。一个高个子的瘦男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一只手里拿着卡片，另一只手里拿着别针，记着那些红色的或者黑色的数字。他像是一个现代的坦塔罗斯，嘴里说着上个世纪中的所有快乐，他是一个没钱却一直在想象中增加赌注的守财奴，他完全是一个疯子，他用那些幻想来安慰自己的痛苦，像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在主持普通弥撒时接触的恶人。在这场赌局中，有一两个专家和精明的投机者，他们坐在庄家的对面，像那些已经忘了船上所有恐惧的老囚犯；他们只打算碰碰运气，接下来，就带着他们所期望的收入离开了，他们依靠这些钱来维持生活。两



个上了年纪的侍者，抱着胳膊在那里走着，时不时地从窗口处向花园里面看着，他们露出了毫无表情的脸，好像是对路过的人展示标牌。

庄家 and 赌房总管用无情的目光看那些赌客，尖声叫道：“开始吧！”这时，那个年轻人走了进来。这里好像变得安静了，所有人都好奇地向着那个新来者转过头去。谁想过这样的事呢？那个疲惫的老年人和侍者都愣了，旁观者们，一看到这位陌生人，也都感觉到了说不清的恐惧，就连那位意大利小伙子也是这样。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得到别人的同情，难道他不是真正的可怜吗？要想得到别人的同情，不是必须显得软弱无能吗？要想使这里的人灵魂受到震动，不是必须有一副凄凉可怕的外表么？当这个年轻人走进来的时候，像这样的种种想法，已经在这些麻木的心中制造出了新的感情。难道那个刽子手，在按照革命的命令，不得不砍掉长着金黄色头发的漂亮女孩子的头时，就不会为她们落下同情的泪水吗？

赌徒们一眼就从那位新来者脸上就看出了某种可怕的神秘。他年轻的面孔中，带着一种忧郁的高雅，他的表情在诉说着种种失败和被毁灭的希望！决定自杀的人所拥有的那种阴暗的冷漠，使他的前额显得非常苍白，一丝痛苦的微笑在他嘴角处刻下了浅浅的皱纹，他脸上有一种放弃的表情，这种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他目光深处闪着一种神秘的光，可能是因为寻欢作乐而变得有些萎靡不振。是不是因为以前的放纵，这张高傲的脸曾经是那么单纯、快乐，现在却堕落了，是不是放荡生活在他上面打下了肮脏的烙印？有些医生看到他的眼圈周围的黄晕和他面颊上的红晕，就会认为这是由于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些疾病造成的。然而，诗人们则会归因于钻研学问和灯下苦读。

但是，一种情欲比任何一种疾病都严重，一种疾病比学习和研究更无情，它们损害了这张年轻的脸，还损害了那颗沉醉于放纵、研究和几乎没有受过打扰的心。当一个声名败坏的罪犯被带到罪人的监狱时，那里面的囚犯都热情地欢迎他，这些藏在人体内的邪恶的灵魂，受尽了折磨，在一种不明不白的痛苦面前弯下了腰。他们看到了伤口的深度，通过他那无声的讽刺所带来的权威，和他身上那件精致的破衣服，他们认出了他们中间的王子。

他穿的那件上衣非常漂亮，他的领结很巧妙地连着马甲，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穿着衬衣。他的手和一个女人的手一样修长，但不是十分干净；已经过去两天了，他确实没有戴过手套。如果每一位赌场管理人员和侍者都发抖，那是因为在这位年轻人漂亮的身材上，还有他那稀薄、自然弯曲的黄头发中，带着的那种纯真的气息把他们迷住了。他看起来约有二十五岁，他

脸上那种恶习的痕迹，看着像是偶然形成的。那个年轻的身体仍然在想和侵袭到身体中的邪恶作斗争。黑暗和光明，消失与存在，看起来就是在他身上进行着的斗争，所以就造成了美丽和恐怖混合的效果。他站在那儿，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失去自身光泽的天使。这些在恶习和丑行方面退休的行家同情这个小伙子，就像一位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同情一个快要堕落的漂亮姑娘一样，他们想让这个刚出道的小伙子离开。这个年轻人直接来到桌子旁，他站在那里，不假思索地将他手里拿着的一块金币扔到了桌子上。它滚到了黑点上；接着，他就像一个强手一样，平静地看了看赌房的管理人员，就是不安也没有用，好像他不屑使用这无用的托词。

这出乎意料的行动极大影响了老赌徒们的情绪，他们都不再向上压赌注了；只有那个意大利人，被赌徒的狂热刺激着。突然因为一些想法而微笑了，他将成捆的票子都放到了陌生人的对面。

庄家竟忘了宣布他经常说的习语，因为长期的叫喊，他的声音变得嘶哑了——“开始赌吧——局已经摆好了——不能后悔啊。”管理人员开始发牌了，他好像希望这位新赌徒能够走运，对参与这种不光彩的获利行为的那些人，他根本不会去关心他们。每一位旁观者都认为自己能看到一场戏，想看到一种贵族式的生活因为这一小块金币而结束时的情景，着急地把他们的眼睛盯在能够预言的扑克上面。但是，不管他们多么接近地看着那个年轻人，除了他那一双冰冷的、毫无表情的脸以外，不能发现一点感情的痕迹。

赌房管理人员正式宣布：“偶数！红点赢。”

当意大利人看到成捆的票子，被赌房管理人员一沓接一沓地扔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喉咙中发出了“咕咕”的声音，但却没有把话说出来。那个年轻人，在那个赌房管理人员将耙子伸到他面前，将他最后一枚拿破仑金币一扫而空的时候，他才明白了自己的不幸。随着一种清脆的响声，那个象牙似的的东西碰到了金币，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把它扫到庄家面前的金币堆里。那个年轻人的嘴唇变白了，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但是，他立即睁开了双眼。可是，他好像受到了英国人所具有的那种气质的影响，英国人的生活中没有耸人听闻的新奇事。他脸上的红色又恢复了，走的时候，他不像平时那些绝望的赌徒，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渴求同情的目光。在一秒钟内，有多少的事情会发生啊；就在一颗骰子抛出的时候，又会发生多少事啊！

“这显然是他最后的弹药了。”在一阵沉默后，赌房管理人员微笑着说话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一块金币，把它举了起来。

一个常来这里的人说：“这个人的大脑受到了损害，他一定会跳水自杀的。”他看了看周围的人，这里的人彼此都认识。

“呸！”一个侍者说，同时往鼻孔里抹了点鼻烟。

“如果我们能学着他的样子就好了。”一位赌徒伸手指着那个意大利人，对其他人说。

人人都在看那个走运的赌徒，他在数着赢来的钱，双手还在不停地颤抖。

“像是有一个声音在小声地对我说，运气肯定会与那个年轻人的失望作对。”意大利人说。

“他是一个新手。”庄家说，“不然的话，他就会将他的钱分成三部分，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那个年轻人走了出去，也没有要他的帽子。但是，那个看门的老头，看到帽子破旧的样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还给了他。这个年轻人机械地还了标牌，接着无力地吹起了‘笛·唐提·帕尔朴提’，吹得那么轻，连他自己都听不到那美妙的曲调，就这样，他走下了楼梯。

他马上发现自己站在王宫市场的拱廊底下，他来到圣奥诺雷街，向着杜依勒里公园走去，以并不稳定的步子从公园中走过。他走路的时候，就像是走在沙漠里一样，他并没有注意到身边走过的人，在各种声音中间，他只听到一种声音，那是死神的声音。他完全陷入了沉思。最后，他也因此变得完全麻木了，就像是过去被囚车带到沙滩广场的犯人，自从1973年以来，被鲜血染红了的断头台就在那里等着他们。

关于自杀，这是一件很重要也很可怕的事情。绝大部分人的倒台并不危险，他们就像儿童从不太高的地方落下来，并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一个显贵的人物倒台时，肯定是从一定的高度上落下来的。他一定爬到了与天齐高的地方，他已经看到了他够不到的天堂里面的东西。暴风雨一定是非常猛烈的，它迫使一个灵魂不得不借助于手枪的扳机来求得平静。

有多少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被关在一间阁楼里面。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在那些因为社会财富而劳累的人当中，有多少人因为缺少一个朋友，缺少一个女人的安慰，饿死了，憔悴了！当一个人考虑到这所有的事情时，就会有更大的自杀欲望。在自杀和无尽的希望中，有个声音叫这个年轻人去巴黎，只有上帝知道什么事可以干涉；在内心中，有多少矛盾的想法在挣扎；把什么样的诗篇放到了一边，一直被压抑着的是什么样的呻吟和绝望；什么是中途破产的著作，什么是白费心机的努力！每一种自杀都是一支可怕的悲

哀诗。在文学的海洋中，在哪儿能找到一部天才的作品来和这则小消息相比较？

“昨天四点钟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艺术桥的顶上跳进了塞纳河里自杀了。”

戏剧和浪漫故事，在这种简洁的巴黎文体面前，都变得苍白了。哪怕就是《卡埃那凡伟大的国王，被他自己的孩子囚到监狱里面的哀事》这本有着老式标题的书，也是一样，那是一部遗失的著作中保留的片段，是斯特恩很少作品中的一部——也就是放弃了家庭和妻子的那个斯特恩。

这个陌生人被很多这样的思想困扰着，它们就像碎片一样从他的心灵中掠过，像飘扬在战场上的破烂的旗帜。如果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他将这种意识和记忆的重担放到一边，那些在绿叶当中因为微风吹动而将头部微微摆动的花朵，就会产生一种紧张感，让生命的念头和自杀的念头作斗争，他仰望天空，看到了灰色的云，阵阵忧郁的微风和沉闷的空气，一切都表明他应该去死。

他朝着王家桥的方向走去，考虑着曾经走在自己前面的那些人最后的奇怪行为。想起卡斯雷尔爵士在切断自己的咽喉之前，满足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而那奥日院士在走向他的死亡时还要找他的鼻烟壶，他笑了。他对这些进行了分析，甚至也询问了自己；就在他站到栏杆边上，当一个搬运工过去的时候，因为碰到了他，把他的衣服弄脏了，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自己很小心地将袖子上的灰尘弹掉。他来到了拱桥的顶部，面无表情地看着水面。

“天气不好，不能自杀的。”一位衣着破旧的老女人，冲他咧嘴笑着说，“难道塞纳河的河水不是又凉又脏吗？”

他用一个真心的微笑来回答，表明他的精神中带着发狂的本性。那时，在他的不远处，他看到杜伊勒里公园门口处有一个牌子，上面的题字是：“英国溺水者营救会。”上面的字有十二英寸高，他看到面前出现了心地善良的戴克斯先生，还大声叫喊着，并开始划动那支有用的船桨，如果跳水者的头不幸露出水面，它能够砸破他们的头颅；他看到一群好奇的人集中在一起，就跑去找医生，准备着救护工作，他在报纸中读到了一篇十分冗长的文章，那篇文章描写的是一场欢庆宴会和一位芭蕾舞演员的微笑；他听到把尸体打捞上来的法国警务总监数奖金时金币的声音。他的尸体值十五个法郎；如果他活着，他只是一个缺少庇护的天才，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一句话——他完全是社会的累赘，对国家没有用，而国家

也不会因为他为自己找麻烦。

对他来说，在大白天自杀，真是太不体面了。他决定晚上死，这是为了给世界留下一具不能辨认的尸体，他曾经漠视生命的伟大。他又开始了他的流浪，转身向伏尔泰码头走去，模仿着消磨时间的懒汉们所走的那种步伐。当他走到桥的人行道尽头，在下台阶的时候，栏杆旁的旧书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差一点想去和别人讨价还价，买上一些。但他笑了，理智地将双手插进口袋里，以一种高傲的姿态继续向前走去，他听到口袋里面好像有硬币相撞的声音，这令他很惊奇。

一个带着希望的微笑，让他的脸变亮了，这微笑从他的嘴唇处延伸到了他的脸上，到了眉头上，给他的眼睛和他那忧郁的表情，都带来了欣喜的光芒。那是一种幸福的火花，就像一张烧毁的纸上的红点，不久就变成黑灰了，年轻人的脸也是一样，当这个陌生人很快地从口袋中抽出他的手，发现那只是三个硬币时，他脸上的表情又变得呆滞了。

“啊！善良的绅士！看在圣女卡特琳娜的分上，发发善心吧，发发善心吧！只要半个便士能买点面包就行了！”

一个年少的烟囱清洁工，脸颊隆起，全身粘满煤灰，黑糊糊的，身上的破衣服也成了黑色，他伸出了手，想要走他最后的几个便士。

在离这个萨瓦人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老人，他生病了，身子很虚弱，身上披着破烂不堪的粗毛毯，用沙哑、压抑的声音说：

“随便给点儿，先生。我会替你向上帝祈祷的……”

年轻人转身看了看他，那个上了年纪的乞丐就停下来，什么都不说了，年轻人在那张悲哀的脸上发现了一种悲惨的表情，老乞丐好像比自己更痛苦。

“发发善心吧，发发善心吧！”

这个年轻人将那几个硬币扔给了老人和小孩，就离开了小路，转身向那些房屋走去。塞纳河上的悲惨的一幕让他受不了。

“我们会向上帝祈祷，让你长寿的！”老人和小孩叫道。

他走到一家销售出版物的窗口前面，这个处在死亡边缘的男人，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子从一辆豪华的马车上走下来。欣赏着她的漂亮之处，他感觉非常愉快，她那白皙的脸被一顶缎子的时髦女帽衬托得格外迷人。她苗条的身材和优雅的动作吸引了他。当她停在人行道上的时候，轻轻掀起来的裙子，使他透过贴身的白色袜子看到大腿那美丽的轮廓。这个年轻的女子进了商店，买了一些相册和成套的版画，她为此花了几个金币，将闪闪发光的金币放到



了柜台上。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像是被窗户内的版画迷住了。但是，他是在用一个男人最可能发出的那种热烈眼光，去看那位漂亮的陌生人，可他得到的只是毫无表情的一瞥，就是无意中向旁边走过的人投去的一瞥。对他来说，那是与爱情告别，与女人告别。但是，他最后那强有力的、带着疑问的目光，却没有被那位轻浮的年轻女人理解，或者说没有被她接受。她的脸也没有变红，也没有低头。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只是更多的一次奉承，是另外的一种叹息，这让她在晚上产生出一种愉快的想法：“我今天真的很漂亮。”

这个年轻人马上把目光转到另一张版画上，她回到马车上时，也只是扭了一下头。马车驶走了，这最后的华贵而优雅的景象也看不见了，正如他的生命即将消失一样。他很悲伤地顺着商店的橱窗慢慢走着，漫不经心地看展览样品。当他走到商店尽头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罗浮宫、法兰西学院、圣母院和高等法院的尖塔及艺术桥，这些公众纪念碑看上去像是因为天空的灰暗而有了凄凉的颜色。不时会有光线照过来，这给了巴黎一种不祥的外表，就像一位漂亮的女子，时而丑，时而美，难以解释。就这样，外部的世界像是有了一种阴谋，让即将死去的人处在一种痛苦的痴迷状态。在我们身上，有一种有害的力量在起作用，它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找到了一种流动性的介质，对它而言，他的全部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个慢慢融化的过程。

这种临终的痛苦使他产生了同波浪一样的起落动荡，他所见到的建筑物和人群，都像隔着一层雾，一切东西都在雾里起伏波动。他尝试着脱离内心这种激动的想法，它是由他肉体上的反应而产生的，他向一家经营古董的商店走去，打算来款待一下他的感觉，在这些珍品上和别人讨价还价，这样一直磨蹭到天黑。有人可以说，他想重新找回勇气，想寻求一些刺激，这就像一个犯人走向断头台时怀疑自己的胆量。在这段时间内，接近死亡的感觉让他有了勇气，就像是一位拥有两位情人的公爵夫人。因此，他就带着一种自在的表情走到了里面。同时，他的嘴唇上有着一丝像醉汉一样的笑容。难道不就是生活，或者说是死亡，让他沉醉吗？不久他又陷入昏乱状态。对他来说，每一样东西的颜色都显得很奇怪，或者做着轻微的运动。不用怀疑，这一定是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正常。一会儿，像瀑布那样倾泻；一会儿，又像温热的水似的，平静无味。他只想去看一下，商店里有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一位长着红色头发、满脸横肉、戴着一顶水獭皮帽子的店主，让一个老农妇照看商店，她正在清洗一只炉子，这是贝尔纳·帕利西的杰作。这

个店主满不在乎地说：

“随便看吧，先生！在楼下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怕麻烦，就上二楼，我会向你展示一些非常好看的开罗木乃伊、一些雕花的陶器，还有一些乌木雕刻，货真价实，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刚进的，确实是很好看的东西。”

对于这个处在绝境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大堆废话，商人的空谈就好像是令人烦恼的琐事，这会让人心智变窄。但是，他一定得将这件事情做到底，他装作听他介绍的样子，用些手势或者唯唯诺诺来回答他。可是，他在不知不觉就有了说话的特权，他能让自己顺利地冲到最后的思想中去，那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思想。他有着诗人的气质，他的思想偶然间进入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中。他一定能看到 20 世纪前的那些风干了的骨头。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那上面混合着人类和神的一切成果。鳄鱼、猴子和填充了干草的大毒蛇，冲着教堂窗口上的玻璃笑着，看上去像是要咬那雕刻的人头像，去追赶那漆制的作品，或者要沿着装饰灯向上爬。一只塞夫勒花瓶上面有雅科托夫人画的拿破仑头像，就放在献给塞索斯特里王的斯芬克司旁边。混沌初开时发生的事和昨天发生的事，用天真古怪的手法结合在一起。一架厨房用的机器倚着圣体盒子放着，一把共和国的马刀在一尊中世纪的大炮上面放着。杜巴里夫人，在她的头上有一颗星星，她裸露着身体被云雾环绕着，好像在以一种放荡的眼神看着印第安人制成的烟袋。同时，她猜想向她伸来的那根螺旋形烟管有什么作用。

种种致人死亡的凶器，如短剑、奇特的手枪，还有一些被装饰起来的武器，都很随意地放在日常用的东西当中；有瓷制的盆子，萨克森的盘子，来自中国的半透明茶杯，老式的盐缸，和封建时代用来装糖果子的箱子，一艘带有雕刻的象牙船，在一只不动的乌龟背上张开了帆。奥古斯特大帝仍然无动于衷，保持着皇帝的尊严，但有一支排气管刺进了他的眼里。法国市长和荷兰市长的几幅画像，就和生前一样冷酷无情，他们以暗淡而且漠不关心的目光看着他们身边混乱的一切。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好像都是把他们学术中的碎片和艺术中的样本贡献了出来。在这个哲学的垃圾堆里面，什么也不缺，有红种人的烟斗，有土耳其的绿色和金色的布拖鞋，有摩尔人用的军刀，还有鞑靼人的崇拜对象，还有士兵们用的烟袋，有牧师的圣体棺，还有曾经用来装饰君主宝座的羽毛。这些不一般的组成，还因为光线时不时地照射产生了让人迷惑不解的景象，这明显是黑白对比形成的色彩。耳朵里好像听到

了连续不断的喊声，心灵上感到了未完成的悲剧，好像还看到了没有遮掩住的光线。最后，难以避免的薄薄的灰尘覆盖了每一个角落，还有这些不同形状的物体，就是由于这些才产生了最为别致和最为动人效果。

首先，这个年轻人将充斥着文明、崇拜、上帝、杰作、统治、肆无忌惮、理智以及疯狂的三间房屋，比作是一张多面镜，每一个镜面代表一个世界。有了这第一个模糊的印象后，他就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看的太多，想得太多，他发烧了，这有可能是饥饿的折磨造成的。

在看了那么多国家或者个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和那些可以当作往事证据的东西后，他的感觉变得麻木了。他进商店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离开了真实的世界，慢慢地向上升到一种理想的世界中去了。他已经来到了令人迷惑的神奇宫殿。对他而言，那里的东西都是由碎片和火光构成的，就和圣约翰过去在巴特摩斯岛时，出现在他眼前的那种火光一样。

许多悲哀的面容，慈善的和可怕的、模糊和明亮的、遥远的和近代的，都集中到一起，成千上万的人，全部都站了起来。僵硬而神秘的埃及屹立在沙漠之上，以一种用黑色带子捆绑着的木乃伊作为代表，就直立在她的那片沙漠上；接下来，就是法老们吞噬着整个国家，去为他们建造一个坟墓；他看到了摩西、希伯来人和沙漠，看到了古时候那个庄严世界。一座新颖而又美妙的雕刻，坐在一根扭曲的柱子上，对他讲述着古希腊和伊奥尼亚神秘的爱情故事。啊！在一只极为精致的伊特鲁立亚陶瓶上面，当一个人看到那红色的背景上面，有一个棕黑色皮肤的少女愉快而严肃地在天神普里阿普斯前面跳舞的时候，谁不会微笑？上面的罗马皇后爱抚着她的宠物怪兽！

那里的生活，有着真正的罗马帝国那种放纵，困倦的朱莉娅正在睡觉，她在等提布卢斯；她的浴室、洗手间都露了出来。西塞罗带着阿拉伯咒符的强大力量，唤起了对自由罗马的记忆，又在他的眼前打开了关于李维乌斯的历史卷轴。这个年轻人看着罗马共和国的文物，领事和随从官员那镶着紫边的议员服装，在法庭里面斗争、生气的人，想象着这些，就像模糊的面孔在梦中从他眼前经过一样。

那时，基督徒的罗马在他大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画家打开了天堂的大门，他看到了天使中间的圣母玛丽亚，她乘坐着金色的祥云，光芒比太阳还要明亮，她倾听着受害人的祈祷。这时，二次转世的夏娃脸上带着同情的笑容。他触摸到了一张雕刻版画，上面由维苏威和埃特纳火山各样颜色的岩浆组成，他的思想就向南方，向着远远的意大利飞去了。他出席了波基亚

家的放纵宴会，在阿布鲁齐山区中间转来转去，寻找着得到意大利式爱情的办法，被那白皙的脸庞、杏仁般的眼睛而迷倒。他一想到午夜里的冒险就浑身发抖，那场约会被一把冷酷的、忌妒的剑斩断了，因为他看到了一把中古时期的匕首，手柄上面刻着花纹，上面还有点点锈迹，就像是洒在上面的血迹。印度和它的信仰，在一个佛像身上显现出来，他帽子的样式很奇特，上面吊着小钟，身穿金子 and 丝绸制成的袍子。最近的地方，有两条辫子，就像当年把它盘在头上的印度舞伎一样美丽，仍然散发着沉香木的淡淡清香。他对那只中国怪物感到惊奇，它的眼睛上翻，嘴巴扭曲，四肢呈螺旋状，这是一个民族的发明，因为他们厌烦了千篇一律的美，就想在诸多种丑恶之中找到一种不能言明的乐趣。班韦尼托·却利尼工作室的一只盐罐将他带回了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候艺术繁荣，人们生活放荡，君主们以酷刑折磨人为乐，躺在妓女怀里的主教颁布教谕，要求普通教士遵守贞洁美德。

在一块玉石上面，他看到了亚历山大的种种战绩，从一只火柴盒看到了皮扎尔的大屠杀，在一只头盔里面，他看到了混乱的、盲目的，以及残忍的宗教战争。从一套米兰制造的盔甲上面，看到了让人愉悦的骑士形象，他的盔甲擦得明亮，上面镶着贵金属；那头盔的下面，就像一位骑士的眼睛在闪光。

这无数的家具、发明物、时装、艺术品和古董的海洋，构成了一首没有结尾的诗篇。种种形状和颜色，还有各种计划，全都因为他而活了过来。可是，他思想中并没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概念。完成一位大师的草稿，这是一个诗人应尽的义务。画家只是在他自己的画板上，不经意地用颜色涂抹着人们生活中数不清的喜怒哀乐。这时，整个世界，终于在最大限度上让他感觉轻松了。那时，他已经浏览过许多国家和许多不同时代的帝国，这个年轻人又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他身上又有了鲜明的性格特征，他的思想又在考虑那些细节，不再考虑国家的生命，对于一个灵魂来说，这种负担真是太重了。

这边睡着一个蜡制的小孩，是一件从吕意斯收藏室里抢救出来的纪念物，这是一个让人喜欢的小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孩童时代的种种幸福。接下来，塔希提岛上少女们的棉布衣服让他着了迷；他想象着远古时候人类那种自然而简单的生活，真正纯洁的裸体。欢乐，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一生都在一条清澈、梦幻般的溪水边度过，在一棵不用人们费力，但却结着很多令人愉快的果实的香蕉树下悄悄地度过。那时，他立即变成了一个海盗，将